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全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六十一

第四集三

新會 梁啟超

翻譯文學與佛典

一 佛教輸入以前之古代翻譯文學

翻譯有二：一以今翻古，二以內翻外。以今翻古者，在言文一致時代，最感其必要。蓋語言易世而必變，既變則古書非翻不能讀也。求諸先籍，則有史記之譯尚書。今舉數條為例：

（尚書堯典）

欽若昊天。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

（史記五帝本紀）

敬順昊天。

信飭百官，衆功皆興。

堯曰：『誰可順此事者？』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堯曰：『吁！頑凶不用。』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命踐朕位？』嶽應曰：『

「恭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繇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漦，嬪于虞。

鄺德，恭帝位」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衆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堯曰：「然！朕聞之，其何如？」岳曰：「盲者子，父頑，母嚚，弟傲，能和以孝，烝烝治，不至姦。」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漦，如婦禮。

此種引經法，以後儒眼光論之，則爲擅改經文。而司馬遷不以爲嫌者，蓋以今語讀古書，義應如此。其實，不過翻譯作用之一種，使古代思想融爲「今化」而已。然自漢以後，言文分離，屬文者皆摹仿古言，譯古之業遂絕。

以內譯外者，卽狹義之翻譯也。語最古之譯本書，吾欲以山海經當之。此經始我族在中亞細亞時相傳之神話。至戰國秦漢間始寫以華言。故不獨名物多此土所無，卽語法亦時或詭異。然此不過吾個人理想，未得確實佐證，不能斷言。此外古書中之純粹翻譯文學，以吾所記憶，則得二事：

(一) 說苑善說篇所載鄂君譯越人歌

(越語原文)

濫兮悤草濫予昌校澤予昌州州鋹

州焉乎泰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

隄隨河湖

(楚語譯文)

今夕何夕兮，舉中洲流。

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

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

心說君兮君不知。

(二) 後漢書西南夷傳所載白狼王唐鼓等慕化詩三章

(原文)

(譯文)

(原文)

(譯文)

提官隗構

大漢是治

魏冒踰糟

與天意合

罔譯劉脾

吏譯平端

旁莫支留

不從我來

徵衣隨旅

聞風向化

知唐桑艾

所見奇異

邪毗繼繡

多賜繒布

推潭僕遠

甘美酒食

拓拒蘇便

昌樂肉飛

局後仍離

屈伸悉備

儂讓龍洞

蠻夷貧薄

莫支度由

無所報嗣

陽維僧鱗

願主長壽

莫穉角存

子孫昌熾

右第一章

儂讓皮尼

蠻夷所處

且交陵悟

日入之部

繩動隨旅

慕義向化

路且儻維

歸日出主

聖德渡諾

聖德深恩

魏菌度洗

與人富厚

綜邪流藩

冬多霜雪

花邪尋螺

夏多和雨

競澤澹離

寒溫時適

菌補邪推

部人多有

辟危歸險

涉危歷險

莫受萬柳

不遠萬里

術疊附德

去俗歸德

仍路孽摸

心歸慈母

右第二章

荒服之儀

荒服之外

犂藉憐憐

土地境塢

阻蘇邪犁

食肉衣皮

莫錫蠶沐

不見鹽穀

罔譯傳微

史譯傳風

是漢夜拒

大漢安樂

蹤優路仁

攜負歸仁

雷折險龍

觸冒險陝

倫狼藏幢

高山岐峻

扶路側祿

六緣崖磻石

息落服淫

木薄發家

理憑毘錐

百宿到洛

捕莖菌毗

父子同賜

懷橐匹漏

懷抱匹帛

傳言呼敕

傳告種人

陵陽臣僕

長願臣僕

右第三章

右兩篇實我文學界之鳳毛麟角，鄂君歌譯本之優美，殊不在風騷下。原文具傳，尤爲難得。倘此類史料能得多數，則於古代言語學人類學皆有大裨；又不僅文學之光而已。然我國古代與異族之接觸雖多，其文化皆出我下；凡交際皆以我族語言文字爲主，故「象觀」之業，無足稱焉。其對於外來文化，爲熱情的歡迎，爲虛心的領受，而認翻譯爲一種崇高事業者，則自佛教輸入以後也。

二 佛典翻譯界之代表人物

漢哀帝元壽元年西紀前二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從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

見三國志裴注引中國人知有佛典自此始。顧未有譯本也。現在藏中佛經，號稱最

初譯出者，爲四十二章經，然此經純爲晉人僞作，滋不足信。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故論譯

業者，當以後漢桓靈時代託始，東晉南北朝隋唐稱極盛。宋元雖稍有賡續，但微末不足道矣。據元代法寶勘同總錄所述歷代譯人及所譯經卷之數，如下：

(朝代)

(譯人)

(部數)

(卷數)

後漢永平十至唐開元十八(西六七一—七三〇)

一七六

九六八

四五〇七

唐開元十八至貞元五(西七三〇—七八九)

八

一二七

二四二

唐貞元五至宋景祐四(西七八九—一〇三七)

六

二二〇

五三二

宋景祐四至元至元廿二(西一〇三七—一二八五)

四

二〇

一一五

右表乃總括前後大小譯業略舉其概。其實譯業之中堅時代，僅自晚漢迄盛唐約六百年間，其譯界代表的人物如左：

(一) 安世高

安息人。後漢桓帝初，至洛陽。譯安般守意經等三十九部。

長房錄百

七十六部
大半偽託

(二) 支婁迦讖

月支人。後漢靈帝光和中平間，譯出般若道行經、般若三昧經、

等十四部。

長房錄著錄
二十一部

右兩人實譯業開山之祖。但所譯皆小品，每部罕有過三卷者。同時復有

竺佛朔

天竺人

安玄

安息人

支曜

月支人

康孟祥

康巨

俱康居人

並有所譯述。而本國

人任筆受者，則孟福、張蓮。

俱洛陽人

嚴佛調

臨淮人

最著。

(三) 支謙

月支人。支謙再傳弟子。漢獻帝末，避亂入吳。江南譯業自謙始。所譯

有維摩詰、大般泥洹等四十九經。

(四) 竺法護

其先月支人，世居燉煌。西晉武帝時，發願求經，度葱嶺，歷諸國，通

外國語言文字三十六種，大齋梵經還，沿路傳譯。所譯有光讚般若、新道

行、漸備一切智、正法華等二百十部。

中有偽託

梁高僧傳云：『經法所以廣流

中華，護之力也。』其追隨筆受者，有聶承遠、聶道真、陳士倫、孫伯虎、虞世

雅等而聶氏父子通梵文，護卒後，道真續譯不少。

(五) 釋道安

俗姓衛，常山人。安爲中國佛教界第一建設者，雖未嘗自有所譯

述，然苻秦時代之譯業，實由彼主持。苻堅之迎鳩摩羅什，由安建議。四阿舍，阿毗曇之創譯，由安組織，翻譯文體，由安釐正。故安實譯界之大恩人也。其在安系統之下，與譯業有直接關係者，其人如下：

趙文業，名正，濟陰人，仕苻秦爲校書郎。苻秦一代譯業，皆文業與道安共主持之。晚年出家，名道整，偕法顯西遊，沒於印度。

僧伽跋澄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譯阿毗曇毗婆沙。

曇摩難提

兜佉勒人。受道安等之請，譯增一阿含，中阿含，毗曇心，三法

度等凡百六卷。

僧伽提婆

罽賓人。受道安等之請，助譯二阿含及毗婆沙等。後南渡，入

廬山，受慧遠之請，校正前譯。今本中阿含，則提婆與僧伽羅義所再治也。

竺佛念

涼州人。道安等所組織之譯業，跋澄，難提，提婆等所口誦者，皆

佛念爲之筆受。鳩摩羅什之譯業，念亦參預。高僧傳云：「自世高、支謙以後，莫踰於念。自苻姚二代爲譯人之宗。」諸經出念手筆者，殆逾六百卷矣。同時有法和、惠嵩、慧持者，亦參斯業。

(六)鳩摩羅什。其父天竺人，其母龜茲王之妹。什生於龜茲。九歲隨母歷遊印度，徧禮名師。年十二已爲沙勒國師。道安聞其名，勸苻堅迎之。堅遣呂光滅龜茲，挾什歸。未至而堅已亡。光挾什滯涼州。至姚秦弘始三年，姚興討光，滅後涼，迎什至長安，備極敬禮。什以弘始三年至十一年凡八年間，譯書逾三百卷。經部之放光般若、妙法蓮華、大集、維摩詰、論部之中百十二門，大智度，皆成於其手。龍樹派之大乘教義，盛弘於中國，什之力也。其門下數千人，最著者僧肇、僧叡、道生、道融，時號四聖，皆參譯事。

佛陀耶舍。罽賓人。羅什之師。什譯十住經即華嚴十定品之別譯。特迎耶舍來華，共相徵決，辭理方定。

弗若多羅、曇摩流支、卑摩羅叉、多羅羅叉，皆罽賓人；流支、西域人；多羅

以弘始六年誦出十誦律，羅什司譯，未成而多羅逝。翌年，流支至關中，乃與什共續成之。後羅叉來遊，在壽春補譯最後一誦。律藏之弘，賴三人也。

(七) 覺賢 梵名佛陀跋陀羅，迦維羅衛人，釋尊同族之苗裔也。釋智嚴遊印度，禮請東來，以姚秦中至長安，羅什極敬禮之。既而爲什門諸人所排擯，飄然南下。宋武帝禮供，止金陵之道場寺。初，支法領得華嚴梵本於于闐，又無譯者。義熙十四年，請覺賢與法業、慧義、慧嚴等共譯之。華嚴開宗，濫觴於此。賢所譯經論十五部百十有七卷，其在譯界之價值，與羅什埒。

(八) 法顯

俗姓龔，平陽武陽人。以晉隆安三年

西三九九

遊印度求經典，義熙十二

年歸。凡在印十五年，所歷三十餘國，著有佛國記，今存藏中。治印度學者，

視爲最古之寶典。

歐人有譯本及注釋

在印土得摩訶僧祇律，雜阿含，方等泥洹，諸

梵本。僧祇律由覺賢譯出，雜阿含由求那跋陀羅譯出，顯自譯方等泥洹。

自顯之歸，西行求法之風大開。其著者有法勇，

即曇無竭

智嚴，寶雲，慧景，道整，

慧應，慧菟，僧紹，

此七人皆與法顯同行者

智猛，道普，道泰，惠生，智周等。中印交通，斯爲

極盛。

(九)曇無讖

中天竺人。北涼沮渠蒙遜時，至姑臧。以玄始中譯大般涅槃經，涅槃

輸入始此。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金光明等經，復六十餘萬言。

(十)真諦

梵名拘那羅陀，西天竺優禪尼國人。以梁武帝大同十二年由海路

到中國。陳文帝天嘉光太間，譯出攝大乘論、唯識論、俱舍論等六十四部。

二百七十八卷。

大乘起信論舊題真諦譯近來學界發生疑問拙著中國佛教史別有考證

無著、世親派之大

乘教義傳入中國，自諦始也。

與真諦相先後者，有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曇摩流支、佛陀扇多、般若流支，

皆在北朝盛弘經論，而般若流支亦宗唯識，與諦相應。

(十一)釋彥琮

俗姓李，趙郡人。湛深梵文，隋開皇間，總持譯事。時梵僧闍那崛

多、達摩笈多等所譯經典，多由琮鑒定。琮著衆經目錄、西域傳等，義例謹

嚴，對於翻譯文體著論甚詳。

(十二)玄奘三藏

俗姓陳，洛州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冒禁出遊印度。十九年歸，

凡在外十七年。從彼土大師戒賢受學。邃達法相。歸而獻身從事翻譯。十九年間。西六四五所譯經論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其最浩瀚者。如

大般若經之六百卷。大毗婆沙之二百卷。瑜伽師地論之一百卷。順正理論之八十卷。俱舍論之三十卷。自餘名著。具見錄中。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比也。事蹟具詳慈恩傳中。今不備述。

(十三) 實叉難陀。于闐人。以唐武后證聖間。重譯華嚴經。今八十卷本是也。又重譯大乘起信論等。

菩提流志。南印度人。與難陀同譯華嚴。又補成大寶積經足本。

(十四) 義淨三藏。俗姓張。范陽人。以唐咸亨二年出遊印度。歷三十七年乃歸。歸後專事翻譯。所譯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律部之書。至淨乃備。密宗教義。自淨始傳。

(十五) 不空。北天竺人。幼入中國。師事金剛智。專精密藏。以唐開元天寶間遊印度。歸而專譯密宗書。一百二十餘卷。

晚唐以後，印土佛教漸就衰落，邦人士西遊絕跡，譯事無復足齒數。宋代雖有法天、法護、施護、天息災等數人，稍有譯本，皆補苴而已。自漢迄唐，六百餘年間，大師輩出，右所述者，僅舉其尤異，然斯業進化之跡，歷歷可見也。要而論之，可分三期：

第一 外國人主譯期

第二 中外人共譯期

第三 本國人主譯期

宋贊寧高僧傳三集論之云：『初則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盤配世間，擺名三昧，咫尺千里，覲面難通……』此爲第一期之情狀。安世高、支婁迦讖等，實其代表。此期中之翻譯，全爲私人事業。譯師來自西域，漢語旣不甚了解，筆受之人，語學與教理，兩皆未嫻，譌謬淺薄，在所不免。又云：『次則彼曉漢談，我知梵說，十得八九，時有差違……』此爲第二期之情狀。鳩摩羅什、覺賢、真諦等，實其代表。口宣者已能習漢言，筆述者且深通佛理，故邃典妙文，次第布現，然業有待於合作，義每隔於一塵。又云：『後則猛顯親往，焚空兩通，器請師子之膏，鵝得水中之飲。』

乳……印印皆同，聲聲不別。』此爲第三期之情狀；玄奘、義淨等實其代表。我邦碩學，久留彼都，學既邃精，辯復無礙，操觚振鐸，無復間然。斯譯學進化之極軌矣。

三 翻譯所據原本及譯場組織

今日所謂翻譯者，其必先有一外國語之原本，執而讀之，易以華言。吾儕習於此等觀念，以爲佛典之翻譯，自始卽應爾爾；其實不然。初期所譯，率無原本，但憑譯人背誦而已。此非譯師因陋就簡，蓋原本實未著諸竹帛也。分別功德論卷上云：

『外國法師徒相傳，以口授相付，不聽載文。』

道安疑經錄云：

出三藏集記卷五引

『外國僧法皆跪而口受，同師所受，若十、二十，轉以授後學。』
付法藏因緣傳載一故事，殊可發噱。茲錄如下：

『阿難遊行，至一竹林，聞有比丘誦法句偈：

「若人生百歲，不見水老鶴，不如生一日，而得覩見之。」

阿難語比丘：「此非佛語。」……汝等今當聽我演：

「若人生百歲，不解生滅法，不如生一日而得了解之。」

爾時比丘卽向其師說阿難語。師告之曰：「阿難老朽，言多錯謬，不可信矣。汝今但當如前而誦。」……」

茲事雖瑣末，然正可證印度佛書舊無寫本。故雖以耆德宿學之阿難，不能舉反證以矯一青年比丘之失也。其所以無寫本之故，不能斷言大抵（一）因古代竹帛不便，傳寫綦難，故如我國漢代傳經，皆憑口說。（二）含有宗教神祕的觀念，認書寫爲瀆經，如羅馬舊教之禁寫新舊約也。佛書何時始有寫本，此爲學界未決之問題。但據法顯佛國記云：

『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傳，無本可寫。』

法顯西遊，在東晉隆安三年後，

西曆五世紀初

尙云「無本可寫。」則印土寫本極爲

晚出，可以推見。以故我國初期譯業，皆無原本。前引魏略載「秦景憲從月氏使臣口受浮屠經」，蓋舍口授外無他本也。梁慧皎高僧傳稱安世高「諷持禪經」，稱

支婁迦讖「諷誦羣經」，則二人所譯諸經皆由闇誦可知。更有數書，傳譯程序，記

載特詳，今舉爲例：

(一) 阿毗曇毗婆沙。

此書後經玄奘再譯爲二百卷

由僧伽跋澄口誦經本，曇摩難提筆受爲

梵文，佛圖羅刹宣譯。

秦沙門敏智筆受爲晉本。

見高僧傳卷二

(二) 舍利弗阿毗曇曇摩耶舍闍誦原本，以秦弘始九年命書梵文，停至十六

年，經師漸爛，秦語令自宣譯。

見出三藏集記卷十一引釋道標序

(三) 十誦律，罽賓人弗若多羅以秦弘始六年誦出，鳩摩羅什譯爲晉文，三分

獲二，多羅棄世。

西域人曇摩流支以弘始七年達關中，乃續誦出與

什共畢其業。

見高僧傳卷三

若毗婆沙者，經兩次口授，兩次筆受，而始成立。若十誦律者，闍誦之人去世，譯業遂中輟，幸有替人，僅得續成，則初期譯事之艱窘，可概見矣。

在此種狀態之下，必先有闍誦之人，然後有可譯之本。所誦者完全不完全，正確不正確，皆無從得旁證反證。學者之以求真爲職志者，不能以此而滿意，有固然矣。於是西行求法熱驟興。